



12岁女孩豪掷5万元买“高阶”卡牌

记者调查未成年人氪金抽卡拆卡乱象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林铭涛

编者按

这个暑期,一张三寸的卡牌成了不少未成年人的“社交密码”。从线下商场里的“专属拆卡座位”到线上的拆卡直播间,卡牌风靡一时,有的孩子花光零花钱购买各种“稀有卡”“典藏卡”,有的孩子甚至偷盗家人钱财购买卡牌……集卡,成了这些孩子的社交名利场,炫耀攀比暗流涌动;也成了不少家长的心病,不仅耗费钱财,还影响孩子的学业和身心健康。一些未成年人“集卡成瘾”背后暗藏哪些猫腻?又该如何刹住这股卡牌风潮?法治经纬版今天推出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买卡不炫,等于白买。”
12岁广东女孩张秋把自己集来的稀有卡和特殊价值的卡牌围成6圈,拍成花样视频,配上这些文字,发在朋友圈,这6圈卡牌的价值,将近2万元。为了拥有这些卡牌,过去一年里,她花了5万余元。
沉迷于卡牌的不止张秋。13岁四川女孩李雅同样“陷进去了”,为了在直播间拆卡,她在1个月内偷偷刷爆了外公的信用卡,总共花了58单,消费5000多元。
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卡牌会让平时乖巧节俭的小孩变成这样?张秋妈妈和李雅妈妈百思不得其解。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卡牌的玩法类似于抽盲盒,越稀有的款式越“值钱”。玩家们有一套自己的术语,购买卡包叫“抽卡”,拆开卡包叫“拆卡”,有的玩家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卡片,会购买整个卡盒来加大抽中的概率,这被称为“端盒”。这类玩法加上精美的外观,搭配短视频、直播等营销推广手段,让一些中小小学生难以抗拒。为了买到心仪的卡牌,一些人反复购买,或是高价买来他人抽中的卡牌,不知不觉花了一大笔钱。

现场 座无虚席满地“废卡”

“同学们都玩卡牌,为了加入他们,我也就开始了玩。”
“我会和同学互换喜欢的卡,老师不允许把卡牌带到学校去售卖,但我们可以在网上买。”
“我的目标就是稀有卡,其他普卡直接扔掉”……
记者连续多日走访北京市西城区某商场售卖卡牌的店铺,发现一到周末,大量中小小学生或坐或站在商品台前拆卡,卖家设置的专门供卡牌消费者拆卡的区域座无虚席。
两名读初中的孩子在货架前挑选卡牌,他们拿起一盒掂一掂后再拿起另一盒。“我们主要是想要‘稀有卡’,掂一下感觉重量,虽然不太准,但有时候也能掂中。”其中一名孩子对记者说。
还有一名家长带着孩子在店里拆卡。其介绍,孩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收集卡牌已经快一年时间,“平时在学校周围的文具店买卡牌,有次拆到一张价值268元的‘高阶’卡牌,兴奋得不得了,拉着我特地来这里再试试运气,不来就在家哭闹。”
记者看到,店内不少拆卡者脚下有大量卡牌。一名女孩说,这些被扔掉的都是普卡,一个盒子里也就剩下几张“稀有卡”,其他没有收藏和炫耀价值的都会被扔掉。“暑假期间,同学们会约着一起来这里,大家一包接一包地抽,还会相互借钱买,有同学省下家长给的早饭钱或午饭钱来抽卡。”
“竟然一张好卡都没有。”记者循声望去,只见几名女孩撕开各自手上一盒卡牌,迅速查看卡牌右上角的英文等级小标,发现没有自己想要的标志,当场就把3包16张卡牌扔掉。“不是好卡,就叫废卡,这学期我们扔掉的废卡就有上千张,这都不算啥,我们几个人钱不多,就是简单玩玩,比我们厉害的同学多多了。”其中一名女孩说。
在另一家售卖此类卡牌的店铺,记者看到,有的孩子随身携带专门的卡册、卡套、卡包和卡牌(保护和展示卡牌的容器),和其他小伙伴商量着换卡;有的孩子一口气买下3整盒共90包卡牌,买好后席地而坐,一包包拆开;还有的孩子不时和店内负责回收二手卡牌的“黄牛”了解某卡牌的实时行情,盘算着手里的卡牌价值几何。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陪孩子抽卡的家长,发现他们都在担心孩子过度沉迷于卡牌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但又不得不陪着孩子来。有家长说:“既然一定要玩,那还是我陪着放心些”;有家长寻思尽量引导孩子理性消费,避免过度沉迷;还有家长想着“自己平常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既然孩子有兴趣,不妨满足他的愿望”。

“同学们都羡慕不已。”
一年下来,张秋砸下5万元购买海量卡牌,将“高阶”卡牌精装成册,让她有了“炫耀”的资本。“不是每张卡牌都有进入册子的资格,只有‘稀有卡’才值钱。有时拆数十包卡才能出一张‘稀有卡’,其余大多是普卡,会被丢掉。现在看着那围成圈的价值近2万元的卡牌,我觉得钱花得太值了,不但买来了成就感,而且买来了同学们的羡慕。”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小学生群体之间,“稀有卡”也有等级划分。一张普通级别的“稀有卡”至少可以卖到80元至160元。如果抽到了级别更高的“稀有卡”,甚至可以溢价到几百元。
张秋告诉记者,她会拿着卡牌去和同学交换,也会在同学那儿买卡牌,自己买过最贵的一张是400元。这笔买卖,她不敢告诉家长,因为“我很清楚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难以启齿的支出,但看到这么稀有的一张卡牌,我太想拥有它了,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同样控制不住卡牌欲望的还有李雅,她甚至想过把手绑起来,阻止自己买卡牌。
起初,她也是为了和玩得好的伙伴“保持一致”,花10多元在学校周边的小卖部买少量卡牌,后来“瘾”越来越大,她把自己存钱罐里的1000多元零花钱全部拿去买了卡牌。后来,零花钱也用完了,她就窃取了外公的信用卡密码,不到1个月时间,刷爆了这张信用额度为5000元的信用卡。

狂欢 直播拆卡以小博大

除了线下购买与交换,线上卡牌“以小博大”的方式更加疯狂,社交平台成了一些未成年人抽卡拆卡的狂欢阵地。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组建了“×圈交流”“出收卡及避雷群”等社群,在群里买卖自己手中的卡牌。
“我在收××(某动漫人物的名称)卡,有卡的家人私我”“24包自封包黑背保真!我是未成年人所以不走平台”……近期,这些群组关于买卖卡牌的热度居高不下。
还有一些由拆卡直播间搭建的社交

台,但价格、玩法基本一致。大多数直播间虽然挂着“未成年人禁止下单”的标语,但实际上形同虚设——直播间并未在买家下单时进行任何身份确认,只是在买家下单后拆卡前,要求他们在评论区打下“已成年拆”弹幕。比起是否成年,主播更强调“一经拆开,不退不换”。

据记者调查,一些拆卡尤其是拆动漫卡直播间的主力军是10岁至13岁的未成年人,他们在直播间下单的数额从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不少人还会因为拆不到好卡“回不了本”而反复下单。
李雅妈妈告诉记者,为了抽到值钱的卡,李雅花了大量时间把卡盒的系列、卡牌的等级以及抽卡的规则弄得清清楚楚,甚至为了了解卡牌上的人物而仔细查找并熟背相关资料。“这些规则是弄清楚了,成绩却下滑了不少。”
李雅刷爆外公信用卡,就是因其在14个不同的拆卡直播间里下了58单,最少的一单花了9.9元,最多的一次性买了150包,花了1988元。

维权 申请退款并不容易
然而,狂欢背后暗藏的却是套路。“概率都是设置好了的,架子上放的盒子都会被标号放好,中和不中,主播一目了然。”目前在湖北工作的洪先生曾是某拆卡直播间的主播,他透露,这类直播间一般会有很多“托”,这些“托”不仅藏在直播间公屏上“刷热度”,还会伪装成下单的买家,“下单

牌;在一些孩子眼中,有了好的卡牌,就等于有了好的人缘。
“比‘跟风’更可怕的是‘上瘾’。”拥有29年教学经验的李老师觉得,这种卡牌的性质与之前学校明令禁止过的烟卡等卡片的性质极其相似,却又更加来势汹汹。她给班上同学做了问卷调查后发现,原来已有半数学生接触过这种卡牌。不少同学说自己“瘾大”,已经买了“几十次”。当问及拆卡带来的感受时,四分之三的学生用“上瘾”来形容。
比如张秋。一年前,她从同学那儿第一次看到这种卡牌,就想自己也拥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告诉记者,自己收集卡牌的初衷,就是为了和同学们有共同话题。她从小卖部、商场购买卡包、卡盒,从开始花10元买一小包到后来豪横地花100多元“端盒”。
把几个卡包擦起来对齐剪开,把卡牌成叠排好,迅速翻翻有没有“好卡”,这是张秋“行云流水”的一套动作,也是让她觉得“刺激”的时刻。她会把自己拆出来的卡牌拍成视频发到朋友圈。

群里,这些群往往链接不同的拆卡直播间。一些未成年人在直播间消费,希望能“花小钱,抽回本,甚至抽到更值钱的卡牌”。
“恭喜宝宝拆出了3只小马!我们来给宝宝拆两盒卡牌。”记者点开某直播间,看到主播正在用“数卡牌上人物个数”的规则拆卡。
在这种规则下,买家最少需要拍下售价29.9元的5个卡包,主播拆卡后根据卡牌上人物的数量兑换不同系列和数量的卡盒。根据规则,购买的卡包越多,数出的卡牌人物也就越多,以此类推,赢得卡盒的等级可能越高或数量越多,抽出“稀有卡”的概率也就越高。
除了上述规则,还有“数蚊子”“非酋”等五花八门的玩法。记者连续多日观看数场拆卡直播发现,这些拆卡直播间虽然充斥在不同社交平台,但价格、玩法基本一致。大多数直播间虽然挂着“未成年人禁止下单”的标语,但实际上形同虚设——直播间并未在买家下单时进行任何身份确认,只是在买家下单后拆卡前,要求他们在评论区打下“已成年拆”弹幕。比起是否成年,主播更强调“一经拆开,不退不换”。

对于真实买家,拆卡直播间另有一套刺激下单的“机制”。
洪先生介绍,拆“端盒”的必定有抽中“稀有卡”的,中了之后会继续中,之后就不会让人再中买了。通过这种刺激手段,有消费者在两个月里消费了两万多元。
“这就是一种主播‘做庄’,买家下注的变相‘赌博’。”洪先生说。
目前在广东工作的崔女士曾在拆卡直播间当过主播,她坦言,就算不是游戏玩法,“散包平拆”也是套路满满。主播会在

多管齐下规范盲盒市场

为规范盲盒经营行为,推动盲盒经营者加强合规治理,《指引》从四个方面予以规范:制定负面销售清单。对于不适宜进入盲盒领域的药品、医疗器械、活体动物,易燃易爆物品等,提出不得以盲盒形式销售;对于关系人民群众健康的化妆品、食品,作出限制性表述。
明确信息披露范围。要求盲盒经营者将盲盒内物品的商品价值、抽取规则、抽取概率等关键信息以显著方式对外公示,保证消费者在购买前知晓真实情况。
鼓励建立保底制度。鼓励盲盒经营者通过设定抽取时间、抽取金额上限和次数上限等方式引导理性消费,自觉承诺不囤货、不炒作,直接进入二级市场。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对盲盒销售对象的年龄作严格限制,要求不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要求盲盒经营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鼓励地方有关部门出台保护性措施,推动净化学校周边消费环境。
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看来,要真正推动《指引》落地,关键在于有关企业要积极主动按照相关要求,诚信经营,自觉落实主体责任;有关盲盒行业组织要制定相关自律准则,引导行业自律;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行监管执法职责,一旦发现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要坚决依法查处,并且公开曝光。
“目前《指引》只是一个规范性的指导文件,并没有规定相应的处罚。未来需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厘清盲盒的法律边界,推动盲盒行业规范发展。”陈音江说。
“需要强调的是,类似于抽卡的盲盒消费想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摒弃低级趣味的营销手段,而是在提升文化品位和价值方面下功夫,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抽取盲盒卡牌的积极向上的文化元素。”陈音江说,以一种娱乐或游戏的形式,诱导消费者特别是未成年人付出高额费用,却得不到与其付出相匹配的这种典型的畸形消费方式注定不会长久。
他提出,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继续发布一些相应的指导意见,引导经营者诚信经营,以一种柔性监管对盲盒抽卡等经营模式进行规范,以此引导盲盒抽卡的生产者、经营者诚信经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消费体验。
“地方有关部门可以出台保护性措施,对中小校园周围的盲盒销售进行具体规范,对校园周边区域的商家增强监督和检查频次。”陈音江说,“学校也要发挥课堂优势,老师在课堂上要帮助未成年人树立理性消费的观念,引导其进行积极健康的消费行为,家长也要尽到监管责任,引导孩子开展更加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让他们知道玩乐有度,避免沉迷。”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赵丽

小卡牌好像有大魔力。暑假期间,部分学生痴迷于集卡,他们通常是从一整盒卡牌中随机抽取卡包,每包里有5张至6张卡牌,便宜的10多元一包,“高级”的款式几十元一包。卡包不透明,玩家在拆开前无法判断卡包内的卡片角色或等级,如同抽盲盒,需要“赌运气”。
一些未成年人“集卡成瘾”,已经成为不少家长的心病。
根据2023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
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虽然一些商家在盲盒外包装上明确标注“本商品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售”或在商品销售区域张贴“8周岁及以上的未成年人购买本产品,须经监护人同意”,但在实际销售过程中,销售人员并未询问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就将商品售出。
未成年人“集卡成瘾”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规范盲盒销售市场?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随机性刺激分泌多巴胺

“开了一个还想开,根本停不下来。盲盒抽卡为什么让孩子们如此上瘾?盲盒抽卡其实就是盲盒的一种,是一种随机性非常高的产品。为了集齐所有款式或者获得自己想要的某种款式,通常需要不断复购。这种随机性开盲盒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内啡肽等,给人一种愉悦和满足感,进而形成上瘾倾向。”在北京从事青少年心理疏导的心理咨询师陈静说。
在接触了一些沉迷于此的未成年人后,陈静发现,盲盒抽卡之后大概率是平平无奇的普通款,但也有小概率是隐藏款或限量款。虽然这个概率并不高,但偶尔获得一次这样的体验会让人难以忘怀。这种不确定性导致的间歇性强化,导致未成年人对隐藏款或限量款有所期待,从而投入大量精力购买盲盒,严重时可能导致成瘾障碍。
陈静发现,目前盲盒抽卡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的一种社交行为,孩子们会在朋友圈或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拆卡、“端盒”的经历和心得,展示自己的收藏。这种社交因素会让未成年人更愿意购买盲盒,以便参与更多社交互动。
“还有好奇心。”陈静说,未成年人总是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而盲盒正是利用其“不确定奖励”的特点,吸引个体拆盲盒一探究竟。比如抽到自己喜欢的卡片或者“稀有卡”,对抽卡者来说是一种正向强化,会促进个体继续采取这种行为。盲盒抽卡的随机奖励机制导致个体被强化的行为在单位时间内出现的次数较高,消退较慢,容易形成成瘾行为。

陈静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针对“盲盒成瘾”的判断标准,但可以根据“在购买盲盒上花费过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难以控制购买盲盒的冲动”“耐受性提高,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购买更多的盲盒才能达到期待的兴奋感”“难以减少或停止购买盲盒,一旦不买盲盒就感到寝食难安或情绪低落”“购买盲盒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工作和人际交往,造成了经济压力或诱发不道德行为(如欺骗、偷窃等)”这四条来判断未成年人是否存在“盲盒成瘾”的倾向。

抽卡套路导致玩家成瘾

商家套路也是导致未成年人“集卡成瘾”的原因之一。
“盲盒抽卡的销售模式有类似于赌博的功能,仔细查看商家单方设定的规则,可以发现其中有诱惑消费者上瘾并进行循环消费的功能,这是很典型的商家诱导深度消费的一个套路。”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吴景明说。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涛对记者说,目前盲盒抽卡的生产商、销售商制定并使用的销售手段具有诱导性,利用未成年人的好奇心来制定抽卡规则和售卖规则,刺激未成年人不断获得奖励和满足,从而反复购买,甚至产生情感上的依赖。
任海涛认为,“集卡成瘾”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有不少危害,浅层次的可能是财产损失,有的孩子会将大量零花钱用于抽卡消费;更深层次也更需重视的是对未成年人心理上的伤害,如果未成年人沉迷于此,花大量心思去抽卡记卡,可能会影响身心健康。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产品、商品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都应该被禁止。从立法目的来看,针对未成年人的盲盒抽卡、集卡以及类似的让未成年人上瘾的商品都应该在禁止之列。”任海涛说。

专家: 引导孩子开展健康娱乐活动避免集卡成瘾

“开了一个还想开,根本停不下来”
专家: 引导孩子开展健康娱乐活动避免集卡成瘾

漫画/李晓军